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六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藍

（田秦邑也攻秦則得之矣故曰豈難得哉藍田今長安東南）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應和也勸進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知楚與三國謀故必不肯救之一無肯之二字）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一本以下有告字）急（走去也告急求救也）秦愈不敢出（秦益疑故不敢出兵）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離絕也使秦疑楚而不救也三國得專勢攻楚故兵出必有功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果竟）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

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臣曾作勝有功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大歸曰出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王也勸使取魏所出齊女以為妻而與齊并勢攻魏則上黨秦之有也攻魏則并得上黨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芻即魏公子其母即魏所出齊女也欲令秦王取之故曰其母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呡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呡魏之臣也劫脇也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呡與佐也佐負芻兄也故欲定其弟臣韓春自謂也呡欲困薛公故言請為王因呡與佐也魏懼而復之復之齊女負

謂必以魏歿世事秦世身齊女入魏而怨薛公入還也齊女還怨薛公出已也終以齊奉事王矣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齊奉事王矣秦王不慊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三國齊韓魏也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深猶盛也割分講成也下一有也分字字河東地以畀三國與之成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曾云大利不入三國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惜河東地也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且將也特獨也三城河東三縣也此講之悔也悔恨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也今長安都渭橋西北咸陽城是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必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之兵乃退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始初也言韓魏初時强耶今時强也對曰弗如也言不如始時强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如耳韓臣

魏齊魏臣也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甚謂誠也中期推琴續史記中旗憑琴注引戰國策作推琴後語中旗伏琴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中期秦臣也料數也過謬也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六卿分晉智氏范氏中行氏魏氏韓氏趙氏乘周之衰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曾劉皆作六晉者无咎滅趙氏魏氏滅破范中行范中行氏於晉最薄而苛峭故智伯瑤先破滅也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

陽智伯欲范中行氏志意驕盈求地於諸侯趙襄子不與地故帥韓魏二君伐趙氏圍晉陽晉陽趙襄子邑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沈沒也廣二尺曰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說苑韓子作魏宣子驂乘三人共載曰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亡滅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曾劉本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躡其踵踵肘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韓魏兆其肘踵之謀破智伯於車上智氏貪暴滅亡三家卒共分之故曰智氏分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智伯身死為襄子所

殺也身死國為三家所分天下共笑也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賢於趙襄子見圍於晉陽也賢猶勝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勿無易輕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絶秦於楚魏許賂秦以上洛絶秦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南陽陘山所在也秦責賂於魏魏不與賂上洛也不與上洛也不營曾營或作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倍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合也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

亡地於秦也（謂失上洛）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財幣也）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絶其西魏必危（危亡）秦王曰善（昭王也）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魏惠王效致也）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遇合境秦界也）楚怒秦合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遇之合也）是以鯉與之遇也弊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秦使周最解説秦王與魏遇之意故不罪景鯉而第德周與秦也）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使景一本無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求也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不與不如景鯉留留曾劉一作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言留臣則秦一本下有與楚二字絶秦無楚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侯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出遣景鯉也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秦王始皇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故曰秦王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

於是頓子曰天下有一本有字下更有有字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

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也音括續銚姚調二音古田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

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秦王名正也以母婬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威於母也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兼并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資給而遊聽之韓魏遊行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入納也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從於秦圖

取

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給供頃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横也横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私愛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李牧趙將齊王入朝朝於秦也四國必從四國燕趙韓魏頃子之說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續此段首有闕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物至而反冬夏是也（秦王名正莊王楚之子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至極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未嘗有地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今之王古之帝故咸言先

帝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燕入朝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大梁魏惠王所都也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舉猶得也拔取也燕南燕酸棗今屬陳留桃人邑名處則未聞虛空也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云翔史作雲翔猶解於一本於作散字不與秦校戰故曰王之功亦多矣王申息衆二年然後復之申洛也休衆二年而後復用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當戰國時皆魏邑也王又割濮磨之北

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王之威亦憚矣（憚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王之威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省減）而肥仁義之誡（誡字一本作誡字）使無復後患（肥猶厚也地猶道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患一本何字下有厚字之有故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言不足小畜之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材（一本無材字）兵甲之强壹毁魏氏之威（負恃也毁敗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服也主謂諸侯）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

之難也詩大雅之首章靡無也〔一本也字下有鮮少也三字〕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若狐濡其尾故難在後也故曰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一本無也字〕智伯瑤但貪趙襄子晉陽之地而不知襄子與韓魏之陰謀卒殺於鑿臺之上葬之於榆次謂〔一本無謂字〕設利於前而禍隨其後也〔一本無也字〕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一本無也字〕吳王夫差自見服越王為前而心復廣貪齊之寶而伐之又欲取伯名於晉而越奄殺之於干隧亦貪利前而凶在後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設字劉本一作沒字〕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設〔劉本作沒字〕貪〔一本下有人字〕也但見目前之利而問伐不見後患故曰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

而伐齊從合也信越人之甲服舍之北師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艾陵邑也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還自黃池為越所殺殺字一本作禽字也流尾流尾一本作浦屋字也即干隧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日謂明當勝也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晉陽下臺名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也今王妬妬字曾本一作妒字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援助鄰國敵也敵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詩巧言之四章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

躍跳走也毚狡也喻狡兔騰躍躍一本無躍字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越不可信而吴信之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累猶重也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折斷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聊賴族類離散流亡為

臣妾滿海内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反還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一本攻字下有隨字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隨陽右壤皆楚邑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與不得地無異是王有毁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應一本無應字悉起應王四國趙韓魏齊也秦楚之構而不離構連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宋邑也宋戰國時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廣平曰原野也為膏潤腴美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劉本無於字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猶亢也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以泗水為南界負背也倚猶依也患難也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事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劉本餘字下有矣字　言齊魏未能為帝也然強大足以楚秦使不得稱為帝有餘力也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衆多也强盛也一舉事而注地於楚事戰事也注屬也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反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臨以劉本作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劉本襟字作施字曾作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為秦察諸侯動靜也若是王以十成鄭梁氏寒心梁氏魏也寒心懼也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不往來於魏也如此而魏亦關内候矣魏為秦察諸侯動靜也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壤地是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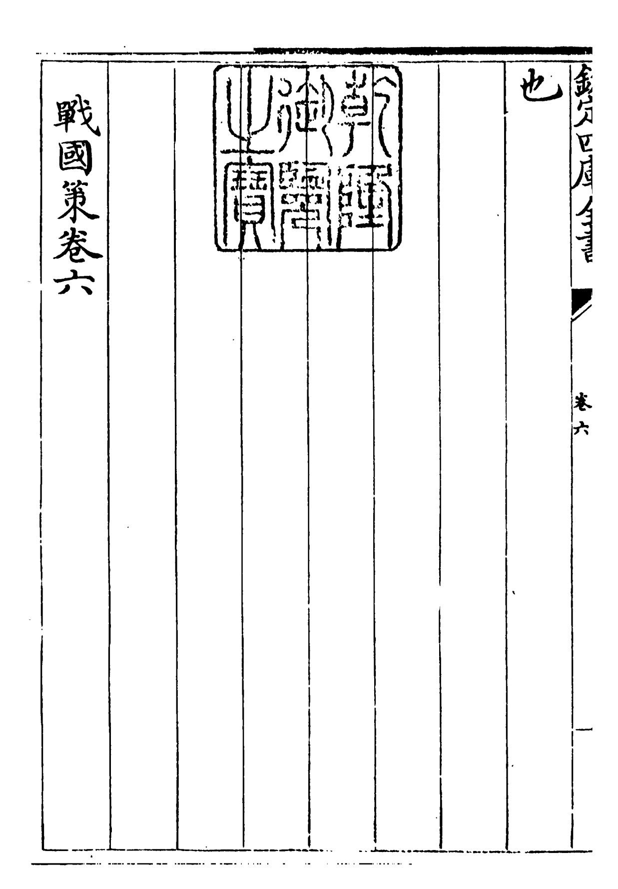
之地一任兩海[一注東海]要絶天下也[要取]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急也不待急攻而服從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王王正也已為始皇帝]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言王者以仁義為安強雖土廣人衆而無仁義猶將危亡故桀紂不能自存也]昔者趙氏亦嘗[曾作嘗亦]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

莫敢闚東門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無東野故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遇會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皆從其化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太公田和也始伐伐一本作代字呂氏齊侯謚為太公齊威王之祖父也兩分魏之壤地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陳侯齊侯也陳氏篡呂氏絕故曰陳侯也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

縛遇於泗水之上（威王懷王父也郢楚都也怒齊人之臣伏魏王故帥百姓以與申縛遇而敗之也申縛齊將也）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也）格道不通平際（一本無際字）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聽罪於楚于也）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釋舍）是天下積薄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厚聚少而為（曾劉本無為字）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紂當為牖聲之誤也）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

也



戰國策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十七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廖洙

戰國策卷七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秦五

謂秦王曰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畀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驕慢伯主約而不忿忿怨也伯主約儉勞謙故不有所忿懟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王者應大不驕逸故能服鄰國也從鄰服懾也今王廣德曾一作得劉一作失魏趙而

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恤顧驕忿非伯主之業也業事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與終先王聖王也敬始慎終故曰唯始與終也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為三家笑智伯智襄子也殘滅也范范吉射昭子也中行中行寅文子也二子之後以苛為察以煩下為功於晉六卿中薄德前衰智伯滅而兼之志意驕盛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故率韓魏圍晉陽以伐趙氏趙氏與韓魏通謀韓魏為反間令趙氏得殺智伯故曰三家笑也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為黄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勾劉作為勾踐禽死於干隧一作隊　吳王夫差伐越勝之勾踐奔走棲於會稽山之上遂北伐齊勝長求平勾踐起兵伐其國遽救之越人殺之干隧干隧邑名　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梁君梁惠王也伐楚齊勝之制御趙韓之兵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後東伐齊敗於馬陵太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也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終終難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　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言議　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雍有也兩周東

西周也扞宜陽界而東之故曰從兩周之疆也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世主謂諸侯也諸侯慴怖畏秦不敢交會陽侯諸侯之一字下有塞隘處也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尾後也言王為策討之始得之矣如能終卒沒則王伯之道立也故曰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有滅亡之患也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吳吳王夫差智智伯也事滅亡之事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逸詩言之百里者已行九十里適為行百里之半耳譬若強弩至牙上甫為上弩之半耳終之尤難故曰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心驕約之心也非楚受兵必秦也言不伐楚則伐秦也秦楚之驕侈故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援助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敵強弱等也未無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權援助之勢也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鑠消鑠也言其弱韓弱而楚失援故孤而受兵楚先得齊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魏為秦與國魏弱故秦失援而孤受諸侯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兩國秦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中期秦辯士也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有人為中期說言遭遇明君不罪勝已臣故不見誅也若其遇桀紂則必有一誅下字殺也秦王因不罪言桀殺逢蒙紂殺比干惡其勝已也秦王恥襲桀紂之闕故不罪

獻則謂公孫消曰皆公孫消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公謂公孫消也尊重也數行戰伐有功勞也所以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不為秦相者不為羋太后不善者也辛戎者太后之所親也今亡於楚在東周太后楚女孝文皇后莊襄王母也號華陽夫人者也辛戎楚人自楚亡在東周東周洛陽成周也公

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辛戎為周相也楚必使之矣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悅公公相必矣公公孫消也言必見用為秦相也

樓啎續啎管子七臣七主篇云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啎則國失勢注啎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也他字書無之約秦魏魏太子為質質於秦也紛彊欲敗之紛彊魏臣也敗害也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還周旋於利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背也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疑不欲令太子質秦令之留於酸棗留止樓子患之昭

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告昭衍魏太子止酸棗意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梁魏都也故將伐魏王曰為期期曾作其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强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昭衍不欲正言害魏也故詭言恐害東周也秦來伐必徑東周故也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異人秦莊襄王之孫孝文之子昭王時質於趙時不韋賈邯鄲而見也歸而謂父曾本有母曰耕田之利幾

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贏利）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多不可數也）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餘飽）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世後世也）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鄗城（鄗城趙邑）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子傒秦太子也異人之異母兄弟中猶內也）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危吉凶不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事治）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子異人也言必使秦來請子於趙）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

至死君知之乎秦王后孝文皇帝華陽夫人也時昭王時也或言后耳不韋云君有不遠圖之罪知不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言昭王年老也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一日猶一旦也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用事即位治國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君謂陽泉君也累卵至危也朝生木堇也朝榮夕落真為短命不壽也命將不至終日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四維持之也患憂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輔猶明也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内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子異人名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王后華陽夫人耳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欲為已子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抱持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

之是不敢倍德畔施德恩是自為德講講誠曾本作誠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晏晚也日暮而駕歸大陰也謂死亡也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結固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楚服盛服王后悅其狀狀貌高其智高大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夫人楚女也故曰吾楚人而自子之以異人為已子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習曉王罷之乃留止留止間曰間須作請間曰臾也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陛下謂孝文王也昔嘗質趙軔車止仕也不欲言其質故住車故止於趙敢國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面向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勞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官祿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太子燕王喜之子子丹也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曾作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辭曰燕者必

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快樂）少庶子甘羅（少庶子官名甘羅文相家臣也）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令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張卿即唐）甘羅曰臣行之（一本臣下有請也）文信君叱去曰（曾作曰去劉作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續史記作大項橐司馬貞音託尊其道德故曰大）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奚何叱呵）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武安

君秦將白起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言衆多不可數知也）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歟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專權重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歟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難應侯二萬衆還歸於鄗陽令贈作二萬衆解於鄗陽賜死於杜郵也）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言白起死於杜郵但未知卿死何處處一作所）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請聽也言行衍一作因之）

燕也令庫具車廏具馬府具幣幣貨財也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報曰也往為張唐先説趙王也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異怪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令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

十六縣與秦什一（績史記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後語三十餘城令秦有其十二）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守相假也）秦下甲而攻趙（甲兵）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守一作臣）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

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悅内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之一作地秦受地而郄郄一作却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亡一作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山東六國相親從則一云有事可成字臣請大王約從約結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言輕之也一言上有不足二字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以河間十

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之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一本作奉筆）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遇秦遇敵也）趙王不能將趙不（一本趙下有王字）能用司馬空（一作司空馬）為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自請而去）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上客尊客）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弗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料數）趙何時亡

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武安君李牧也趙若用之為將可期而亡）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邪）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必讒殺武安也）韓倉果惡之王使人代（人代武安君為將也）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讓）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觴酒爵也）將軍為壽於前而捍（捍劉一作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繓李牧名）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接續）上若不信繓請

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曾作綑）纆之以布頋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言不敢明將軍）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縮取）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遇司空馬門（劉一作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諏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誅一作殺）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亡滅也上所謂不過半年秦將王翦破趙為郡也）平原令見諸公必為言之曰嗟嗞（劉一無嗞）乎司空馬又以為司空馬逐於秦非不知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

空馬而國亡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四國燕趙吳楚也　史記無此篇後引史記注别見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内屈客而百姓靡於外靡盡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姚劉曾本皆作桃賈對曰姚賈識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安其兵絶斷安止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劉本舞作帶以其劒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悦賈封劉一作封賈千户以為上卿韓

非知之知一作短　韓非韓公子也著刑名之書十餘萬言是時在秦故知之也知一作短終死於譖姚賈也續云史記注引戰國策曰姚賈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是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嘗盜竊於大梁為趙臣而見逐者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言世世監門卒子耳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劉作有之王曰有何

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殺關龍逢也紂聞讒而殺其忠臣剖比干之心至身死國亡亡失天下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太公呂尚望爲老婦之逐朝歌之廢屠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而斥逐也棘津之讎

不庸釣魚於棘津魚不食餌賣庸作又不能自售也文王用之而王王有天下也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一無人字也為市賣僧求其小利於其鄙人鄙人邑名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敝隱也幽潛不見升用貧賤於南陽故曰南陽之敝幽於公子糾不死其難為魯所束縛而歸齊故曰魯之免囚也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百里奚虞臣虞君不用傳之門自鬻於秦號五羊大夫於穆公伯西方戎來朝也傳曰五羖用而秦霸此之謂也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傳曰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此云中山之盜則未聞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天下曾作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

可與立功立成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卞隨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以天下讓之二人曰爾為不義欲以慢我也自沉於清泠之淵申屠不忍見紂之無道抱石自沉於淵水故曰人主豈得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明主為明君賞有功不賞有高名虛空無功用於國者不敢望賞於君者也秦王曰然乃可劉無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誅殺也賞功不賞名者也一無者也二字

戰國策卷七

戰國策卷八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一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威王楚元王之子懷王之父也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嬰子田嬰也號為靖郭君而封於薛也）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田盼子也）盼子有功於國（一國下有而字）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史記作申紀張丑齊臣也嬰子不善盼子故不用之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一本作弗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言大臣與百姓不為申縛致力盡用也今嬰子逐逐子曽本今王逐嬰子矣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遇敵也便利也楚王因弗逐弗逐田嬰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輟止也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公孫閈齊之公孫田氏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公謂田嬰也使楚王

欲封公甚於齊之欲封公也）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委付也子公孫閈也）公孫閈為（劉無為字）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削分）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弱小也齊分薛以封田嬰則所以使齊小故曰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不復止齊封田嬰）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諫止之也）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無通欲諫者也）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已止也益猶過也過言請烹烹煮謂死）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海大魚因反走反還君曰客有於此於此止無走也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續淮南子戲作僖君曰亡更言之亡無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止禁鉤不能牽牽引子繳不能絆續韓非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得意皆飽滿也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奚以薛爲夫齊奚何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隆高也到至也高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輟止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齊王威王也宣王之父計薄書也聽治也而數覽覽視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吾厭之

令與令作令一靖郭君與靖郭君使聽治也

靖郭君善齊貌辨續昆辯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劇貌辨元和姓纂昆夏諸侯昆吾氏之後齊有昆弁見戰國策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闕病也續疵作訾見呂覽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聽受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孟嘗君田嬰子田文也號孟嘗君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剗滅也而汝也言汝破吾家續呂覽揆吾家高誘注云揆度吾家試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慊猶善也善齊貌辨者吾不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

旦暮進食上舍上傳也一曰甲第也御侍也旦暮朝夕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釁鐘之牛者也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宣王不善之也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貌辨靖郭君俱止於薛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行去也去至齊也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固必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夫辭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

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反叛）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患謂不見善出走薛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昭陽楚將）辨又曰必聽之（聽與楚易地也）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先君王也）雖惡於後王（言為後王劉無此四字言為後王小惡）吾獨謂先王何乎（謂猶奈何也）且先王之廟在薛（起威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二不聽辨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動猶發也）

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殊不知也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肯猶可也能為寡人致靖郭君身來不乎也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從薛至齊也一日必能使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舞舞劉作帶其劒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相印也七日謝病强辭以病謝相位强猶固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沮止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外猶賤生謂觸

難而行見宣王也樂解人之患趣救人之難今宣王相靖郭君也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邯鄲趙都難為魏所攻故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田侯齊侯也田成子殺簡公呂氏絕祀田氏有之故曰田侯宣王也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鄒子齊臣鄒忌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段干姓綸名也齊臣且將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鄲兼猶并也其於齊何利一無利字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軍屯也郊境也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襄陵魏邑也河東縣弊罷也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桂陵魏邑名

南梁之難梁韓邑也今南河梁也大梁魏都在北故曰南梁也難魏攻之也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也早速晚徐也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折分也猶從也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田臣思齊臣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

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陰私而晚承魏之獘承受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也韓魏之君因田嬰劉無田嬰二字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成侯鄒忌為齊相成邑侯爵也鄒忌封也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用君

之謀而得勝也君可以有功有勝魏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誅戮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二十兩為一金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聲勢威震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一無亦字驗其辭於王前驗信田忌遂走

田忌為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敗於馬陵太子死龐涓禽此之謂也孫子謂田

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孫子孫臏也齊將也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入還使彼罷弊於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彼謂魏也主者循軼之途也鍺擊摩車而相過軼途轍之道也鍺轂閣也摩猶比也使彼罷弊先先曾作老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天大也唐防也踵至也高宛縣名也今屬樂安也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輕便銳利衝突雍門齊西門名也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成侯鄒忌也田忌所不說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聽從）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權勢也復還也）杜赫曰臣請為（一為下有君字）留（一留下有之字）楚（君謂鄒忌留之楚為鄒忌留田忌於楚不使得來也）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齊也（返還）鄒忌以齊厚事楚（厚重也）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德恩）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田忌後日若得還齊亦必以重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從杜赫之言也）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悅衆多也嫌其作威福故不悅也書曰無有作福作威晏首貴而仕人寡王悅之悅不作威福也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以一作亦幾何人一人下有矣字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壅蔽塞斷蔽斷仕者而不進也

鄒忌修八尺有餘修長身體昳麗昳讀曰逸朝服衣冠窺鏡自窺鏡也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美好也續十二國史作徐君平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一無公字也城北徐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一無忌字)不自信而復(一無復字)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一無客字)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一無以上三字)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一無又字)弗如遠甚(遠猶多也)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愛)妾之美我者畏我也(畏而愛之)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求索)於是(一無於是二字)入朝見威(一無威字)王曰臣誠知不如(劉作臣知情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下人蔽王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一無能字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刺舉也舉寡人之過失者與重賞也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一無諫字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改脩作脩曾修端嚴無可復諫者也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

勝於朝廷言與敵國戰勝之於朝廷之內也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此之謂也故能使四國盡來朝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自秦往齊路出韓魏故假之也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應擊與秦交和而舍交俱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幟名也傳曰楊徽者公徒也通白曰章幅幅一作幟變易之使與秦旗章同欲以襲秦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候軍者以章子為然威王不應應答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如也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

不發將而擊之（發遣）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明審）曷爲擊之
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秦惠王之子武王也謝謝攻齊之罪）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
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馬棧牀也）吾（一吾下有
之字）使者（一無者字）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
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教劉作葬）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
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死父欲使之說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

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以此知章子之情故曰豈欺生君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魯親楚也齊王患之患憂張丏曰臣請令魯中立魯中立言能使魯不親楚而絶齊也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曰君之謀過矣過失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與猶助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令一作令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

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全衆為中立無以為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治一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其其曾作甚大也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退師不復親楚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去著續去諸二字古本作走齊也而宣王一本作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更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

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患憂）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割分也自相剝割以附益強秦秦不自出力用力也）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為秦自相烹置秦則不出薪然火也）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五帝黃帝顓頊一本無顓頊字高辛帝嚳堯帝一無帝字舜也三王夏殷周也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者一無者字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反之反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秦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曰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也）今韓梁之目

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乾燥也目不燥言悲泣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得屬至南面而孤楚韓梁面向南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出猶生也願王熟慮之慮度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言兄弟相親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銳精銳戍守也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構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從陳軫策也

蘇秦為趙合從合山東六國之親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清河今甘陵漢改也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牢固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五家五國疾如錐矢錐矢小矢喻勁疾也戰如雷電雷電喻威大也解如風雨風雨喻解散速疾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臨淄齊都臣竊度之度計下户

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轂劉作轂）擊人肩摩（塗道擊相當摩相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揮振也言人衆多）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高大也揚發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當敵）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當劉作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機要）韓魏戰而勝秦

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闌（至闌一作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亢父今任城縣）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車兩輪間為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猲喘息懼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

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主君謂蘇秦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横（張儀魏氏之餘子仕為秦相也連關中之謂横合關東之謂從說齊王也）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齊宣王也强大）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殷盛）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顧念）從人說大王者（從人合關東六國為從謂蘇秦也）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覽受）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河漳漳水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僅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河外河南趙入朝黽池趙入秦朝於黽池也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摶摶曾作慱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託附未嘗聞社稷之長利長久今大客幸而教之大客謂張儀也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曾有里字於秦也

戰國策卷八

戰國策卷九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二

韓齊為與國相與為黨與也有患難相救助也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也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齊臣也不如聽之聽伐韓也子噲與子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堯有

讓天下之名子噲慕之故與子之國也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劉無下字以燕賜我也我臣思自謂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無王命擅受子噲國故齊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劉無赴字責于秦武王

任用張儀之罪罪下一有罪字弛又使至一無又字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効致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取今齊王甚憎張一無張字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梁魏都也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城下不能相去去離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函谷在弘農城北故言出函谷關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而挾天子案其圖籍故曰此王業也王曰善乃

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納張儀於梁也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令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因劉作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止不伐梁也）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惠王所都承匡邑名）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曾劉作魏王）因（因一本作困）

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横親合秦之横與山東六國從親也犀首欲敗欲敗張儀合横親之事也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為理君必解衍解説衍於張儀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參三人並也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祈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讐讐仇而儀與之俱俱皆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一本聽下有也字鬻賣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楚懷王將覆軍殺將得入城覆魏將得入城移兵

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劉作乎公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祭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

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居字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

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一下有齊燕字所戰故曰之難也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人名一本有之主也三字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故勸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

歸於君矣君李向也

秦攻趙長平一本無長平二字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一本無楚字

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久矣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

不却是秦之計中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過失且趙之於燕

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隱蔽藩蔽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燋釜夫救趙高義也高大却秦兵劉本無兵字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强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過誤失也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强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十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會武關秦脅與歸而死於秦也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田文之父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郢楚都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益故曰抱空質也蘇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入猶致也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割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一本無之字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一本無人說二字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太子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敗也負天下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至楚說楚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言楚所欲立懷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

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已立以為王也〕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齊君也齊得割則歸太子故曰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資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猶

(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重)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强齊而為交齊辭(一作而為交於齊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讐謂太子)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

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便致地故曰楚功見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

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無之字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楚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姓鯉名也楚懷王相也言薛公所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固不善蘇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道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殆曾本無此二字注

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為夫人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孟嘗君一作孟嘗君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君子衍又一文號孟嘗君也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

吾所未聞者（聞知）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治）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作吾殘則）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朔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其卑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畫荼與與鬱雷首正歲以置門户辟號之門荼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曰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還也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嘗君令人體貌體一作禮劉作體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矣字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

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之而得齊救比淳于之辭則為薄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人急其如己自在阨窘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毀謗)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

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道也）董之繁菁（菁曾作青）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尊）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欲以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也（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為長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特言也哉）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有字一本以補有文字）之闕者（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願聞賢者之善言常補已缺失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劉作輕）以臣之血湔其衽（湔汙也湔

灑

田瞀續瞀恐作瞀春秋傳鄭游販字子明或作瞀曰車軼之所能至瞀晉鄭游販軼也轍曰軼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作又如使而弗及也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通也或以問曾作聞孟嘗君問告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

君其殺之傳曰淫爲大罰故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置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幣束帛也願君以此從衛君游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惡不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咈出其血以相盟誓也壓亦殺也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與羊也令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約結）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無以伐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作謂）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為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獼猴置木而處於水則不如魚鼈之便也）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各有所宜）曹沫奮三尺之

劒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也傳曰曹劌也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劒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收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短者故堯有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

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續別本髮標通鑑毫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公孫戍）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獻獻公孫戍也故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累屬）誠說君之義慕

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待猶共也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閤也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善快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

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人一作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曽一作至言雖生劉作主也中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侶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桔梗山生之草也𦕈生山之上也集作山之中於沮澤求之雖累世不能得其一也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

而載耳罤黍梁父皆山名也山北曰陰桔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郗車載也夫物各有疇今髠賢者之疇也疇類王求士於髠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言將復見士於王也

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環旋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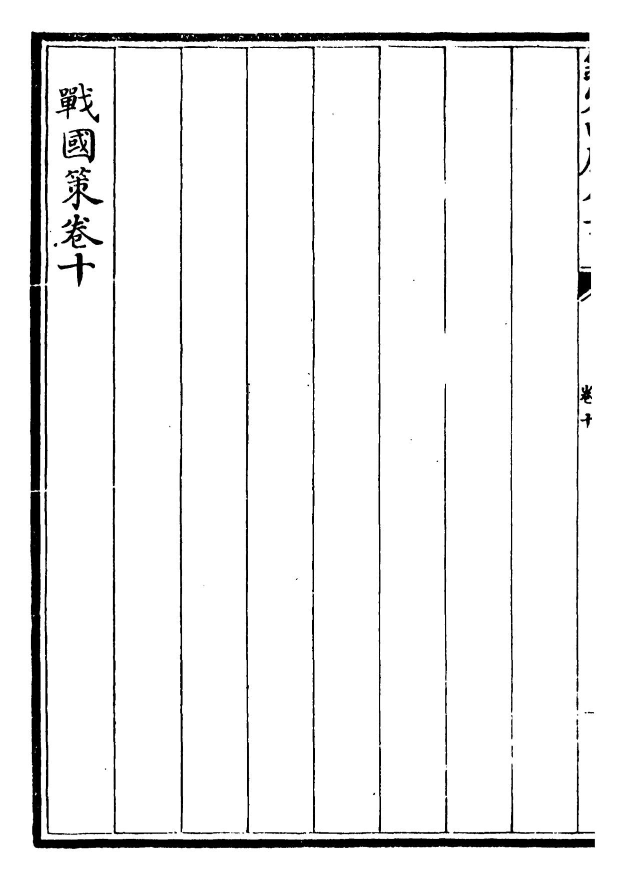
王懼謝將休士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阬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括父奢將有功賜號馬服因以為氏故曰馬服君之師也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皆趙邑也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師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湯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推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為天下備循計曾無此七字劉循作脩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都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界猶比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曾一作覆劉一作逼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刦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改作封下同衛之東野封取兼魏之河南絶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有已字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距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三國趙魏楚界

比也患憂也

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戰國策卷十